



杨金美和她的孩子。



胡建和失踪的“越南老婆”马正芬。



胡建和与两岁的女儿。

# 集体失踪的“越南新娘”

## 村民妻子集体“蒸发”

这里是湖南省双峰县梓门桥镇水洲村,一条寂静的山间泥石小路,沟通着这里与外面的世界。两个多月前,村民胡建和的妻子从这里消失。

在没有公路通过的湖南大山中的村落,最近,男人的妻子们集体失踪。

更为惊诧的是,调查发现,这些妻子都是买来的,是从遥远的云南,中越边境秘密运来的“越南新娘”。

没有仪式,没有结婚证,没有户口,没有法律的保护,她们的人数只在村村间流传,“至少六七十人”,“可能有一两百人”。

过去的两三年间,她们或单独或集体“人间蒸发”,而到警方处“报案的只有一两起”。这是一片法律照不见的灰色地带,贫穷与婚姻,亲情与罪恶的故事,还在这里交织上演。

碰面后,交流发现,马兰兰离家的理由和马正芬惊人相似,都是一大早说去镇上买东西。

细心一些的胡国强还发现,妻子马兰兰这段时间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人的电话,躲着他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跟对方交流。经胡国强这一提醒,胡建和想起妻子也有过类似的举动。

难道马正芬和马兰兰是相约离家出走?

倒塌的多米诺骨牌还在继续。十多天后,村里胡求来的老婆马忠芳也失踪了。随后隔壁河目村传来消息,一个村民的老婆也跑了。而此前流传,沅泉村一罗姓村民的老婆,虎塘村一刘姓村民的老婆,也都这样悄然“蒸发”。

儿媳失踪后,胡建和的父亲胡更清曾走访附近一些村镇,据他搜集的信息,“光周边几个镇,前后跑老婆的,有一二十人。”

## “我判断,老婆又被卖了”

到了7月中旬,胡建和接到失踪两个月的妻子马正芬打来的求助电话,号码来自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。

“她哭着跟我说,她那天出门后就被别人拐卖了,现在被卖到一个偏僻的村子里,要我打两万块钱把她赎回来。”接到马正芬的电话,胡建和悲喜交加,正

犹豫是否要汇钱过去赎妻子,胡求来和胡国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

因为几乎同时,他们也都接到了失踪老婆的电话,也要他们汇款赎人。

三个男人怀疑,这背后是一个骗局。此后马正芬不断打来电话,胡建和问她在哪里,“她就是不说具体的地方。等我打过去,是个男的接的电话,叫我拿钱过去赎人。”

最后一个电话是7月31日打来的,马正芬告诉丈夫,她已被卖到福建的一个山村,在那里过得不好,很想女儿,哭着让胡建和去接她。“我查了,是福建漳州手机号,但等我再打过去,已经停机了。”此后胡再也没等到妻子的消息。

“我的判断,她是又被卖了。”8月11日,胡建和告诉记者他的直觉,“从福建打电话来,她就再没提钱的事情,而是一直在哭,说想女儿。”胡还向记者透露,他这个老婆,其实也是花钱买来的,而且,是个越南老婆。

“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很普遍。”胡建和的父亲胡更清说,“在双峰(县)、湘乡(市),几乎哪个镇都有,我们附近有三四十个,总人数可能有一两百人。都是从云南那边买来的越南女人。”

胡建和的弟弟胡高和,在嫂子失踪后,也向周边买老婆的人作过调查,“光双峰(县)下面的镇、村,至少有六七十人。有两个‘媒人’冯志成和胡国强,光他们两个就介绍了30多人。”

冯志成是梓门桥镇复兴村人,也是胡建和和马正芬的中间搭线人,冯的老婆马正兰也是从云南那边买来的。据称和马正芬还是“亲戚关系”。有意思的是,胡高和所说,另一长期帮别人买老婆的“媒人”胡国强,正是这次和马正芬一起失踪的马兰兰的老公。

## 买来的越南媳妇

大批“越南新娘”涌向湖南腹地的偏僻山村,根据胡建和的说法,这始自2008年前后,也正是这年夏天,一直苦于难讨老婆的他,突然间“好事临门”。

2008年7月,在冯志成的介绍下,胡建和见到了从外地领来的两个年轻女孩,其中一个就是马正芬。初次见面后,胡建和对马正芬非常满意,第4天就带着钱到了冯家。

“一共花了36388元,交上钱,签了份协议,就把她(马正芬)领回家了。”胡更清说,协议执笔人是当时水洲村村支书胡春梅,除男方媒人冯志成、冯均方(冯志成叔叔)在协议上签字外,领女方的两个媒人“马正祥”、“王福银”也分别签了字。

“两个女方媒人是跟冯志成联系的,相亲时他们也都在场,介绍说是从云南来的。”胡建和回忆。

“协议”显示,马正芬来自“云南省广南县八宝镇杨柳村”。由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,所以“协议”除规定彩礼钱一次性付清外,胡更清要求媒人冯志成在一个月后把马正芬的户籍手续迁移过来,以便办结婚证。

可彩礼付完后,马正芬的身份户籍却迟迟未到。好不容易等到对方送来一套材料,胡建和去办结婚证时,又发现是假的。这套户籍复印件显示,马正芬生于“1989年”,当年只有19岁,“我觉得不像,她实际年龄应该20多岁”,胡

建和有过怀疑。

“而且,我们全家都觉得她不是云南人。”胡建和说,如果是云南的,说的话至少应该能听懂一些,但根本就听不懂。“后来,她自己承认是越南的,也不叫马正芬。”

一年后,马正芬生下一个女儿,胡建和打消了一切疑虑,几乎对马正芬有求必应。

## 买一个老婆三四万元

水洲村现任村长胡宣群告诉记者,被人贩子卖到当地的女子,由于没有任何证明,无法进入当地的人口管理系统。“没有身份证,没有结婚证,没有户口,没有登记,什么都没有,相关部门也查不到。”

记者在梓门桥镇派出所查询发现,失踪的马正芬,马兰兰、马忠芳,以及仍在当地的几个“云南”老婆,在公安户籍信息系统里没有任何登记,这意味着,这批嫁到当地的女子都是“隐形人”。

胡更清介绍,人贩子带来女子前,通常要联络当地中间人,再由中间人在村民中寻找买家。而村里这样的中间人有五六个,“每介绍成一个,中间人可以从男方这里拿2500元左右,从女方那里拿多少就不知道了。买一个老婆,通常是三四万块钱。”

这个说法在胡国强那里得到印证。他告诉记者,人贩子都是从云南来的,而他最初是以买主的身份,经同村的冯志成介绍买的。这之后他得知,向熟人介绍女孩成功可赚取介绍费,便成了其中的一员。“带(成)一个,2000多元介绍费,是这边男方给的。”买老婆的行情,则视情况3万多、4万多不等,2009年胡求来买下马忠芳花了4.3万。

## “越南新娘”的背后

这些越南女子来自哪里?背后是一条怎样的贩卖利益链条?背后的网络有多大?或许从杨金美的遭遇中,能得到部分解读。

18岁的杨金美,3年前被卖到湖南时只有15岁,与老公胡新发相差整整20岁。

杨金美不断用手势比划,配合她生涩的普通话向记者讲述,她的家在越南一个叫“田朋镇(音)”的小镇,2008年,她和妈妈、嫂子、嫂子的女儿4个人到中越边界的云南境内赶集,路过一座大山时,突然闯出4个陌生的男人。

“一个20多岁,三个30多岁的样子,手里拿着刀子,打我的妈妈、嫂嫂,把我们两个女孩子给抢走了。”杨金美说,嫂子的女儿和她一般大,也是15岁。

“抢我们的是中国人,但是也会说我们那里的话(越南话)。把我们抢走的时候,我看到妈妈站在路口哭,他们用刀顶着她的喉咙。”

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,杨金美说,她们被带到一个偏僻村庄的宅院里,抢匪将两个女孩卖给一个姓杨的老板,“我听老板说,他买我们两个花了3万多。”

在这个宅院关了6天,两个女孩又被转移到云南广南县八宝镇。

11天后,嫂子的女儿首先被卖掉。第15天,两个从湖南来的买主把杨金美从广南县接走,其中一个就是她现在的老公,时年35岁的胡新发。而另外一个湖南人,则是中间人胡国强。

“我们花了4.3万,其中包括胡国强的介绍费2500块。”

在被关押和转送期间,杨金美和她的“骗子老板”有过十多天的交流,“那个老板40多岁,他说在云南有很多老板专门做这样的生意,说有中国很多人到处找越南女孩子做老婆。”

“这些事情我以前在家里也听过很多次。”杨金美说,“在我们越南,有很多人是自己想嫁到中国的,一般都嫁到云南,赶集的时候认识了,两个人喜欢就嫁过去了。就是觉得嫁到中国很好。也有的人是被骗来,被抢来的。”

杨金美说在越南老家时,一个伯伯的女儿,差不多30岁,也是被骗到中国后卖给人做老婆,在中国生活8年,生了3个孩子,后来想爸爸回了一趟越南,后来又回到中国。“到中国开始不怎么好,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”

## “灰色地带”的等待

杨金美的丈夫胡新发说,村里一些人的老婆跑了后,他心里确实有一些压力,但也很坦然,“虽然我们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,我也不能肯定杨金美会跟我一辈子,但是我会对她好,不会限制她的自由。哪怕就是跑了,我也不会怪她,因为她也是受害者。最可恶的就是那些人贩子,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。”

而那些跑掉的越南老婆,杨金美分析,“有的女人嫁到中国来,可能过得不好,想换一户人家。而人贩子也可以把她们再卖一遍,又可以骗钱。”

湖南双峰县村民妻子接连失踪后,该县妇联主席彭政毅接受采访时表示,如果这些不明身份的女子真的存在,如果真是遭到拐卖而嫁到当地,那么她们都是受害者,社会有义务给予她们保护和帮助。

彭强调,对于这些女子,不论她们家在何处,不论她们是否具有合法身份,只要有求助意愿,都可以与当地的妇联联系,工作人员会提供必要的帮助。接下来,县妇联也会积极协调各部门,去解决这些女子的问题。

在双峰县公安局,政工室副主任吴清辉告诉记者,自从接到梓门桥镇水洲村胡建和等人报案后,公安局曾分别向下面各镇派出所询问,但类似的报案并不多,“到目前为止,也仅有这一两起。”吴清辉分析,可能买方当事人也涉嫌人口买卖,再加上没办结婚证,没有户口,处在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,当事人存在不敢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顾虑。

8月11日,等待记者采访的胡建和,特意抱着两岁的女儿胡蝶,站在家门口让记者拍照,“希望她(马正芬)能在报纸上看到女儿的照片,回到这个家。”

也是这一天,在两公里外的黄石村,杨金美在记者的采访簿上,用越南文字写下了她的家庭住址,她爸爸、妈妈,还有她自己的真实名字。这个读了6年书,如今已在中国成为人母的不满20岁的越南女孩,她说,她想家,她想爸爸妈妈,她希望爸爸妈妈能看到报纸,有一天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本版稿件据《南方都市报》